



四年级能写文言文

沈燮元生于无锡，在苏州长大，虽曾就读教会学校，接受洋派教育，但从小自学古文，四年级能写文言作文，引得老师惊诧。

抗战胜利后，他考入苏州美专，画素描，也学中国画，结果因为眼睛近视，只上了一个学期，转考无锡国专。

考试要求用文言文写一篇自传，对他来说是“小菜一碟”。发榜时，他得了第二名。

学校附近有一个合众图书馆，创办于1939年，由金融家叶景葵、出版家张元济发起成立，版本目录学家顾廷龙担任总干事（馆长）。24岁的沈燮元从国专毕业后，成为合众图书馆的干事，专事编目，从此再没换过工作。

时局紧张，在当年灯红酒绿的上海滩，蒲石路（今长乐路、富民路转角）746号的合众图书馆从没有挂出自己的招牌。它的前门紧闭，后门却迎送着一批批大学者——顾颉刚、郑振铎、钱锺书、徐森玉……

有一天顾廷龙不在家，听见门铃响，沈燮元去开门，一看来人是钱锺书。钱锺书一听沈燮元的无锡口音，和他聊得很投机，邀请他有空到家里玩，并留了个地址。

1949年春天，勉力支撑10年的合众图书馆已奄奄一息。沈燮元每天仍去图书馆上班。走在路上看不到一个人、一个兵，他也不害怕。

国民党军队还在负隅顽抗，图书馆被占作据点，大门口堆了沙袋堡垒，图书馆的日常工作陷入停顿。

上海解放了，“合众”迎来了新生，4年后捐献给人民政府，改名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（1958年并入上海图书馆）。

上海解放后，中断已久的交通恢复，沈燮元想回家看看。临行前，顾廷龙对他说，路上好走便回来。他没回去，而是将自己的后半生交给了另一座图书馆。

为南图购入两件镇馆之宝

1955年10月，沈燮元来到南京图书馆，开始了与古籍打交道的日子。

一种古籍有哪些版本，哪个本子好，哪个本子劣，流传过程中存在哪些谬误，这就是版本目录学，一门记载图书版本特征、考辨版本源流的学问。

在中国传统学术中，版本目录是治学的门径；在现代人眼中，却难免艰深晦涩。

“古书很深，里面有好多问题，要懂文字学、要懂音韵学、看印章要懂篆文、看毛笔字要懂书法。有时候看一篇序，一个草书不认识，横在那里，整片文章都读不通了。所以（研究）古籍做出成绩太难了，比较苦，弄个高级职称很不容易。”在这个冷板凳上，沈燮元一坐就是60多年。

常年在图书馆编目的实战经验让他练就了火眼金睛，通过观



沈燮元在南图国学馆的书架前。

百岁“扫地僧”去了天堂图书馆

版本目录学专家沈燮元逝世，曾称自己和书像“鱼和水”

察行格、避讳、刻工、纸张、字体、印章，鉴别出古籍的版本及真伪。

每年春天和秋天，沈燮元会到上海、杭州、苏州、扬州等地为馆里买古书。据了解，南京图书馆有数千种珍贵古籍是经沈燮元之手购入的，包括北宋《温室洗浴众僧经》一卷和辽代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一卷。其中，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为公元1035年辽代和尚琼煦为辽圣宗耶律隆绪的岳母祈福所制，用金箔研磨的颜料缮写而成，学术和收藏价值极高。这两部珍贵古籍均被列入南图“十大镇馆之宝”。

“出差”10年

因为“识货”，1978年沈燮元接到一个任务，参与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的编纂，并担任子部主编。

善本，指那些具有历史文物性、学术资料性、艺术代表性，又流传较少的珍贵古籍。

周恩来总理在病危之际提出，要尽快把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编出来，由此开启了中国近百年来最为浩大的一次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程。

当时电脑还没有普及，整个编纂工程涉及数百个图书馆上报的古籍目录卡片，共达13万多种，其间要一一核查每张卡片上的书名、卷数、作者、版本等各项著录是否正确。在那样的环境下，沈燮元的乐观和风趣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1995年3月，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历经18年最终完稿。从初审到定稿，沈燮元参与了整个编纂过程，在北京和上海两地共“出差”了10年。

让沈燮元感到骄傲的是，他参与的这样调集全国资源完成的

著名版本目录学家、江苏南京图书馆研究员沈燮元于3月29日晨8点20分在南京去世，享年100岁。

2022年年初，纪录片《但是还有书籍》第二季第一集上线。“人家讲你要活到100岁，我说对不起，我不想活到100岁，我告诉他5个字。”沈燮元笑着露出仅剩的一颗门牙，“过好每一天。”这5个字被网友打满了“公屏”，也让与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沈燮元，成为年轻人口中的“南图扫地僧”。

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，沈燮元先生只是去了另一个图书馆。



“南图扫地僧”沈燮元

古籍编目工作，不仅在我国图书馆界是首创，在近代藏书史上也是第一次，为学术界使用善本提供了极大的方便。至今没有哪一部书目，在收书的数量、藏书的单

位、著录的详明等方面能超越它。

经此一役，沈燮元的眼界变得更为开阔，分辨及鉴定能力也提高许多。由于其版本鉴定能力特别强，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主编顾廷龙先生曾戏称他为“派出所所长”。沈燮元也因此获颁“突出贡献奖”，并先后被国内多个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聘为学术顾问。

过好每一天

在某些地方，沈燮元有自己的执着。

他不太信任电脑。“噼里啪

啦地打，印出来发现错了。有些是同音字，比如‘嚴文郁’打成了‘嚴文鬱’；有些是字体的问题，比如‘春晝(昼)堂’打成了‘春晝(画)堂’。”他在本子上一笔一画地写下这些讹误，“就瞎搞，架子上的正式出版物，随便翻翻就见好多错字，这个不行，害人的”。

吃饭，他有自己的口味。他热爱苏帮菜，吃了几十年南京菜，觉得除了盐水鸭，其他东西都不好吃。他曾经手写过一份菜谱并附简单做法，请年轻的同事打印下来，交给食堂师傅。

喝酒，他喝了一辈子。年轻的时候喝多了，还曾醉卧在苏州忠王府的大殿前。“有时出去聚餐，年轻人请我喝茅台，一个小杯子，喝一点点。年龄太大了，不敢让我多喝。”

“生活要有规律，绝对不能熬夜。要起居有节，要控制饮食。希腊人讲，认识你自己，这句话不容易，我们哪晓得自己啊？我们总是放纵自己，这不行，要管好自己，自己是最好的医生，所以我什么毛病都没有。大夫说我的心脏年轻，像三四

十岁的人。”

“生活越简单越好，不要胡思乱想，我奉行的信条就是5个字，过好每一天。”一辈子在图书馆工作，一生和古籍打交道，沈燮元觉得自己很满足，他说自己跟图书的关系就像鱼和水的关系，无法分开。

盼望《士礼居题跋》出版

从南京图书馆退休后，沈燮元退而不休，不管刮风还是下雨，坚持每天乘公交车到图书馆。18路转3路，在新街口倒一次车。“除非生病，没一天不看书。”“书在，我快乐……”他总是这样说。

去年世界读书日期间，沈燮元以品读人的身份亮相《品读中国·南京》，分享了其守护古籍的故事与读书感悟。“向沈老学习，做充实的读书人！”他的故事，让无数网友和观众感动。

事实上，在光环之外的沈燮元每天要做的事都非常简单。退休之后，他一边为南图古籍业务工作的开展提供咨询和帮助，一边进行清代著名藏书家、校勘学家黄丕烈题跋的整理和校对。沈燮元倾注了30多年心力的《士礼居题跋》，从编纂到完稿计有80余万字，由于不会用电脑，全部靠他手写完成。“士礼居”正是黄丕烈的藏书室名，但沈燮元终究没能对这部著作作最后的审校。

“沈老走得很安详。他临走前清醒时，唯一挂怀的，就是那本酝酿了十多年，还未正式出版的《士礼居题跋》。”沈燮元的忘年好友丁鸣江告诉记者，“完成这本书的撰写和编辑，也是沈老这么多年在南京过着家和图书馆‘两点一线’生活的主要原因。”

“沈老去年因为新闻报道出名以后，就有不少年轻的‘忘年交’去找他求教。在医院期间，每次我们这些‘忘年交’去看他，老人都特别高兴，拉着我们的手嘱托‘年轻人一定要读书，读好书，好读书’。老人的音容笑貌、所说的话，都历历在目，难以忘怀。”丁鸣江说。

苏州博物馆古籍部的李军，十多年前受沈燮元所托，为其整理《士礼居题跋》电子稿。“当年，沈老委托我帮他把《士礼居题跋》的手写笔记整理成电子稿，准备交给出版社出版。没想到这80余万字的笔记，一整理就是十多年。沈老和我靠着书信和电话一遍遍地校勘再校勘，如今这本书已经进入最后的校对工作阶段。”

“在沈老去世前，我还曾和他通过一次视频电话，视频里沈老又一次跟我说起了这本书的校对工作。我答应他，无论如何我也会帮他看到《士礼居题跋》的出版。”李军告诉记者。

2022年的春天，沈燮元在接受采访时说，“我到南京图书馆工作，已经半个多世纪了，我早就离不开书了。我已经忘掉了年纪，梦想就是赶快把这本书整理出版。还有一些文集、诗集都要整理出来，我现在身体还可以，没有什么毛病，要做一些有益的事情给后人。” 本版综合南京日报、环球人物网、中新网、扬子晚报等